

# 旧式的冬天

王祥夫

想不到，冬天这么快就又来了。说实话，我是喜欢冬天的。冬天的早上，我是喜欢出去走走的，戴着皮帽子围上大围脖，而且，我是喜欢旧式的冬天，旧式的冬天是离不开火炉子的，家里生一个或两个大火炉子——这么说也许不对，应该是，有几间屋子一般就要生几个炉子，只要这屋子里住人，也就是说，只要屋子里晚上有人睡觉，那一定是要生炉子的。当然储物的那种小房一般不用不上炉子，因为里边要储存过冬的大白菜、土豆和胡萝卜，如果你恰巧又是东北人，到了快过年的时候，这你一定知道，这间屋子里还要放蒸好的黏豆包和冻好的各种馅儿的饺子。住人的屋子里不单要生炉子，而且还要生炕

火，窗外彻夜“呜呜”地刮着西北风，这样的风可以一刮就是好多天，更别说它会从晚上一直刮到天亮，不刮老西北风能叫冬天吗？这样的早上你可以躺在被窝里不用早起。旧式的冬天就是这一点好，可以躺在被窝里，被窝里可真暖和。我闭着眼睛听见有人挑水来了，是卖水的老张头，五分钱一桶水，两桶水一毛，我家那个大缸，我知道非要把四担八桶才行，水被“哗啦啦”地倒在水缸里了，挑水的老张头走了，隔一会儿他又来了，来了又走了，我听见水被不停地倒在缸里，终于满了。母亲在炉子上放了什么在烤？光凭味道就知道母亲在炉盖上给我们烤了馒头，我家的那个洋炉子是德国牌

子，上边的炉盖上可以转圈烤七八个馒头，七八个馒头围着那个我都提不动的铁皮大水壶，壶在火炉子上使劲儿地“吱吱”叫着，这可真是冬天的早上。这是屋里，屋外呢，已经是一片片的麻雀在叫，叫声可真是清脆，虽清脆，但因为被窗帘隔着，就像是在梦里听到的一样。母亲出去了，去从外边把纸窗帘一点一点卷起来了，屋里大亮了，怎么这么亮？这是多么好的冬天的早晨啊，真是干净清爽。母亲把几个窗户的纸窗帘都卷起来了，纸窗帘是用很厚的牛皮纸做的，一卷“哗啦啦”直响。每年一到冬天快来的时候，母亲就会找人来做纸窗帘，那牛皮纸可真是结实，撕都撕不开，得用大铁剪子铰。做纸窗帘的

人手艺可真好，他还会用牛皮纸顺便给我做一个里边有四个夹层的纸钱包，做纸窗帘的人每年都会来一回，像做棉被一样把牛皮纸这么缝一缝那么缝一缝，纸窗帘就做成了。天冷了，纸窗帘可真顶用，再冷的风也吹不进来。“下雪了，你们都起来吧。”母亲又踩着脚从外边进来了。旧式的冬天离我现在实在是太远了，我可真是怀念旧式的冬天。



祥夫言事

# 姑妈

段运生

姑姑今年87岁了，身板还算硬朗，满头银发，一脸慈祥，眼眸总是藏着满满的爱心，让人感到温暖。我从小随姑姑在乡村长大。在我心里，她是我的姑姑，更是我的妈。

我的故乡位于稷王山下一个不大的村子，沟谷纵横，土地肥沃，是传说中农耕始祖、五谷之神后稷的故里，千百年来农耕传统在这里世代延续。姑姑是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女人，她像许许多多的农村妇女一样，勤劳、乐观、本分、善良。姑父是村干部，言语不多，威信很高，除了忙村里的事，邻里们有个家务事也要找他拿个主意，所以总是忙得顾不上家，因而田间劳作、洗衣做饭，侍奉老人、照顾小辈，姑姑一个人都担在肩上。她每天起早贪黑地忙碌，却从不把辛苦挂在嘴边。

姑姑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。她细致入微的关爱，让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充满了温馨的记忆。姑姑是个热心肠，人又爽朗，颇受大家欢迎。晚饭后，姑姑常领着我走家串户，有时是去帮忙，有时是去唠嗑，无论去哪儿，姑姑都会把我这个“小跟班”带在身边。跟着姑姑，整个村子的人家没有我没去过的，每家几口人，叫啥名字，都是啥样，没有我不熟悉的。村里放电影，她会早早地给我备好小板凳到生产队麦场去占位，若是邻村放电影，她也会赶着将手头的活计做完领我去看，返回时天总是很晚了，漫天星光下，羊肠小道上，我总是在姑姑的背上东倒西歪地甜甜入睡了。那年月姑姑正值壮年，身板硬朗，背着我疾步走三五里还不误和乡邻们谈笑风生。她带着我步行10多里山路去走亲戚，一路上，有潺潺溪水，有缤纷花草，有葱茏树木，鸟鸣婉转，山泉甘甜，空气清冽，路上的我总是乐得东蹦西跳，东瞅西看，姑姑怕我走路不专心有个闪失，一路上不停地提醒：“看路！”“往里边走！”时隔多年，如今的我还经常想起这一幕幕暖心的情与景。

姑姑家屋前有一个菜园子。夏秋时节，菜园子绿油油一片，顶花带刺的黄瓜，透亮的西红柿，翠绿的韭菜……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，姑姑精心打理的这个菜园子给我们家餐桌上供应了无数佳肴美味。那时候，家里来了稀罕客人，勤快的姑姑准会拿着镰刀，麻利地从菜园子里割上一把鲜嫩碧绿的韭菜，炒鸡蛋，包饺子，蒸包子，换着花样做。随着腾腾的热气揭开锅的刹那，那弥漫在屋里屋外的香味，在我的记忆里历久弥新，永生难忘。那是幸福的味道，熟悉而顽固，深植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每次重回故里，吃姑姑做的饭总是很期盼的事。姑姑擅长做各种面食。她做的煎馍，放上刚刚从院里摘的花椒叶，配以各种香料，捣了蒜，泼

了油，再用自家酿制的柿子醋调成汁，那醇香的滋味，让人久久难忘。其实细细想来，农家波澜不惊的日子倒和这煎馍颇有几分相似——日子再苦再累，也要变着花样出过快乐，活出滋味。

姑姑做的蒸馍很香。蒸馍用的是自家地里的小麦磨成的散发着麦香的面粉。用之前做好的干酵子起面，反复揉搓，成型，上锅蒸制。出锅的馍个个又暄、又大、又甜，不需就任何菜吃便能美美地过把瘾。直到现在，每次返城时我的车里总是大包小包地塞满了馍，或送亲朋，或冻在冰箱里慢慢享用。

姑姑没念过书，但她通达明理。她打小就教育我“一份成规一份福”“凡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”，这使我多年来在生活工作中遇到问题和挫折总是先从自身找原因，而不是怨天尤人。我常年在外地工作，就是现在姑姑见了，还是反复嘱咐我做事情要谨慎小心，说话要多想想再说。我家的老宅和姑姑家坡上上下下毗连，所以常年都是姑姑照看。或许对她而言，老屋是怀旧和追思，更是信仰。老宅的门槛上方有一块刻着“惟怀永图”的砖雕门匾，此语出自《尚书》“慎乃俭德，惟怀永图”，告诫着后人做人做事要有长远谋划和远大志向，寓意深邃。姑姑并不一定懂得门匾上文字的含义，但她却对这块门匾十分珍视，一再叮嘱后人要保护好。她知道这一定是先祖们对后辈的期望和赤诚的心愿，并且一直在以自己质朴深厚的善行，将家训家风传承后人。她是个没读过书的“文化人”，她是我真正的老师。

恰逢小麦收割的季节，我又回到了故乡。昔日的沟壑已经是遍地葱绿，树木茂盛。漫步乡间，村民们崭新的房舍鳞次栉比，风格各异的庭院门匾之上，“鸿福吉祥”“紫气东来”“安居乐业”等等文字寄寓着人们美好的祈愿，这已成为新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。乡间空气中浸润着庄稼朴素的甜香，熟悉的味道让我有种久违的感动。那味道唤醒了那段尘封的记忆，让我在成长的岁月里眷恋不已、回味无穷。而时光飞逝，那个曾经背着我疾步走三五里还不误和乡邻们谈笑风生的姑姑，已不再年轻。她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沟壑，身子佝偻，步履蹒跚。这些年，尽管我因工作变动，离故乡路途遥远，但有了时间，哪怕千里迢迢赶路，也要去看看她。我怕她老，总希望她不老。每见她一次，都忍不住心里酸酸的。

悠悠天宇旷，切切故乡情。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，多想还能再回到从前。我至亲的姑姑，您远在异乡的孩子祈愿您健康长寿，祈愿您总能在我风尘仆仆赶回故乡时，紧紧地，紧紧地拉住我的双手。



北魏平城时期，都城平城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，胡汉商人、外国使节、僧侣、艺人潮涌而来，推动商贸发展的同时，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传播，乐舞文化也不例外，在这一时期达到空前繁盛，在北魏墓葬的壁画、雕塑、陶俑中，可以看到大量的乐舞伎形象。图为出土于大同城东原雁北师院北魏墓群的女舞俑。  
景行大同摄



微信扫码阅读“发现大同·品鉴文物”

## 有那钱 (闪小说)

左世海

老A刚下楼，正好遇到从外面回来的邻居小B。小B从一个袋子里取出一件崭新的羽绒服，对老A说：“这是我刚从小区门口那家新开的服装店给我爹买的，我看这衣服样式质量还可以，你不去给老爷子买一件？”“多少钱？”老A端详着衣服，问小B。“不算贵，打完折也就五百来块。”小B说。“五百？”老A听后讪笑着说：“用不着，我家老爷子常年待在村里，对穿衣也没什么讲究，有我替下的旧棉袄就够穿了。有那钱，还不如给他买点好吃的。”小B听了点点头，觉得老A说得有道理。中秋节很快到了，老A一家子准备

回村去过节。小B问老A：“大过节的，给老爷子买了不少好吃的东西吧？”老A听后笑笑说：“人上了年纪，胃口又不好，也不知道他爱吃啥，万一买回去的东西不合他口味咋办？有那钱，还不如给他想买啥自己去买多好。”小B听了不住点头。短暂的中秋节假期很快过去了，老A提着老爷子给装好的小米、糕面等土特产返回县城，刚上楼，又遇到邻居小B。小B戏问老A：“这次回村，给了老爷子多少钱？”老A听后迟疑了一下，苦笑道：“别提了，就村里那条件，连个像样的超市也没有，即便把钱给了老爷子，也是口袋里揣着，没个花处。有那钱，还不如等下次回去时，给买点衣服买点好吃的哩！”小B听后，张了张嘴，半天无语。

## 诗二首

李生明

笔耕

一支秃笔难拿放，至老痴情著杂章。市野社情来眼底，报端刊角正歌郎。

五台山忆旧

正是双节寒露日，又来清境觅幽栖。青松草甸拐弯处，犹忆当年激奋诗。

## 金盾之魂

郭宏旺

平安祥和的日子里  
引人注目的不一定是你  
你平凡的身影  
融入熙攘的人群

花好月圆的日子里  
你也不是最耀眼的那颗星  
你匆匆的身影  
溶入静怡的月色中

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 
却总是在危难时刻显身手  
用行动  
诠释担当 践行责任

你的追求 百姓安居  
你的向往 岁月太平  
于是你誓以  
丹心铸魂金盾

## 暮色如昨

许玮

在树下，蜷曲如一个蒲团，西斜的阳光为它的毛色镀了一层金黄。我是来寻访古建筑的，携带着会打问一些关于道教方面的历史，但怕说错什么而引起年轻道士的反感，所以，有那么一刻，我独自拍照，想赶在天光收尽之前，捕捉到塞北此处最著名的道教场所的古典之气。为了拍那棵古树，我三番五次变换着拍摄姿势，但效果终不满意。那年年轻道士一定好奇我缘何如此费劲，便走到我身边不远处说，“就为了来拍这棵树吗？”我笑了笑，说，“不，更想了解纯阳宫的历史。”他听了，也笑了笑，不说什么。我进来有一段时间了，和那道士只有这两句对话。纯阳宫于他来说，再熟悉不过了，但他却在我的参观中，似乎对这道观感到些许陌生——或许，我这样的造访，着实让他有些尴尬。大黄狗一直卧在树下，很乖，边舔前爪，边摩挲脸，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。我发现，除了我，院里再没有别的游客。

暮色一点点浓重，已经不适合拍照了，我便绕着观瞻那几座显得古旧而斑

驳的殿宇。大殿坐北朝南，廊柱的雀替上皆金龙盘绕，一块块匾额高悬于门楣中央，暗淡的阳光落在上面，一种庄严，一种静穆，时间越久，历史就越发深沉。适才，余晖照进殿宇，投射在造像的面庞上，表情宛若真人，可只一刹那，殿里便幽暗下来。那年年轻道士不但没有撵我走的意思，而且，我能看出来，他努力想和我找话说，但又有些语塞，不知说什么。其实，彼此都是。

也许是年龄相差无几的缘故，静默中，我终于拿起勇气和那道士攀谈，问他“老家在哪里”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很响亮地告诉我，“湖北。”我这才留意到他不同于塞北口音的南方腔调。我俩又说了些什么，我想不起来了，年轻道士显得自在了许多，神情也放松下来，还将大黄狗唤来，躬下身逗弄。黄狗很享受地任由主人抚摸，刹那间，一种很清苦但又其乐融融的修禅意境涌到我的心头。

我认真地观瞻着纯阳宫的殿宇，檐角偶有风声掠过，响着遥远年代里的故事。年轻道士随在我身后不远处，我每一回头，他都与我目光相对，不

么，只浅浅一笑，是一份善良，也像是有些羞涩。晚风拂过他清秀的面庞，在不易察觉的精神世界里，禅，是一种笼罩在心底的若即若离。

告别纯阳宫时，很重很重的暮色已将古城笼罩，我这才觉得自己逗留的时间太长了。年轻道士和我一起走到门口，与其说来关门，不如说是送别我这个有些“奇怪”的踏访者。我微笑着和他告别，说了些多有打扰的话。他没说什么，点点头，莞尔一笑，还是那样的表情，笑意挂在唇角，有什么想和我说，但终没有开口，拱手向我行了一个礼，缓缓把门关上。黄狗不知卧在树下，还是淘气到了哪里，再没听到它的叫声。从始至终，我没有见这道观里有别人，想必，年轻道士守着纯阳宫，守着道观里的禅意，已经很久了吧？隔着墙头，我听到树枝的沙声，暮色里，一切都宛如既定，但又被内心微妙的情感波痕所打破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大同古城已经在规模空前的保护修复中脱胎换骨，许多曾经被摄进照片里的老街、老巷、老屋、老院，都变了样儿，先前的道路，和道路上的花木，已难寻旧影。纯阳宫也不复旧日的破败景象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、长廊水榭曲径通幽，藏玄蕴奥、古意盎然，来来往往的路人，也不再带着厚重的木柱门帘，是否可以进去一览——纯阳宫免费对外

开放了。一切依旧，可一切都变得陌生了——那年轻的道士呢？

那个暮色中的情景，那位年轻的、甚至有些羞涩的道士，我没有寻见，或许，他去别的道场修行了，甚或回了自己荆楚的老家。他那么年轻，头发黑而浓密地在头顶结成一个髻，蓝色的中襟长及膝盖，飘然素净……两个陌生人，几句交谈，浅浅的，却蕴着一种初见的美好。那只大黄狗也不在纯阳宫了，没有了吠吠，倒少了一份尘世的烟火气。院落中央的祖师殿内，供奉着吕洞宾、王重阳和丘处机三位全真教的宗师，灰瓦覆着的殿顶，在暮色里泛起诱人的暖光。殿宇前，硕大的香炉也换了新的，但禅意里还有当年的旧格调，而纯阳宫的历史已被不断地书写、接续，只是，再寻不到那年轻道士的身影了，暮色里的景致，似乎少了些什么。

张爱玲在她的一篇短文《爱》里写道，“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，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惟有轻轻地问一声：‘噢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’”这是一份美好的情境，更是无期然的尘缘，而不在于禅的有无。纯阳宫内外，一切都是从前了，可暮色还像昨日一样，酽酽地，一点一滴堆积，仍是没有风，等着谁来推一下那紧闭着的木门。但，终至一场无言的道别。